蜀中廣記

三五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六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六

川南道上

眉州中巖慧日蘊能禪師本郡吕氏子年二十二於村

落一富室為校書偶遊山寺見禪冊閱之似有得即裂

冠圓具一鉢遊方首參實勝澄甫禪師所趣頗異至荆

文淵閣寶

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

湖謁永安喜真如喆德山會造詣益高迨祗大溈溈問
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
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牙爪已
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床一匝溈曰不是這
箇道理師趨出一日溈為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
人收得劍麼僧竪起拳溈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
盡溈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麼師亦竪
起拳溈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即休遂近前攔

朐築之溈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後還蜀庵
於舊址應四衆之請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萬法是心
先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師曰既無迷
悟了箇甚麼咄上堂舉雪峯一日普請搬柴中路見一
僧遂擲下一段柴曰一大藏教秖說這箇後來真如喆
道一大藏教不說這箇據此二尊宿說話是同是別山
僧則不然豎起拂子曰提起則如是我聞放下則信受
奉行室中問崇真氈頭如何是你空刼已前父母真領

悟曰和尚且低聲遂獻投機頌曰萬年倉裏曽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初尋時尋不見如今避時避不得師為印可一日與黄提刑奕碁次黄問數局之中無一局同千著萬著則故是如何是那一著師提起碁子示之黄佇思師曰不見道從前十九路迷殺幾多人師住持三十餘年凡說法不許錄其語臨終書偈趺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所至處皆雨舍利道俗斸其地皆得之心舌不壞塔于本山

建康華藏密印安民禪師嘉定府朱氏子初講楞嚴於
成都為義學所歸時圓悟居昭覺師與勝禪師為友因
造焉聞悟小叅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
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
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
嚴有七處徵心八還辯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藝
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
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

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云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措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説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竪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悟出蜀居夾山師罷講侍行悟為衆夜參舉古帆未挂因緣師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

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
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悟說
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
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
碧巖今日頻充第一座百華叢裏現優曇師未幾開法
保寧遷華藏旋里領中峯上堂衆賣華兮獨賣松青青
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藹中可咲
古人恁麼道大似逃峯赴壑避溺投火爭如隨分到尺

八五分钁頭邊討一箇半箇雖然如是保寧半箇也不要何故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冬至上堂舉玉泉皓和尚云雪雪片片不別下到臘月再從來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依前不歇凍殺餓殺免教胡說亂說師曰不是罵人亦非賛嘆高出臨濟德山不似雲居羅漢且道玉泉意作麽生良久曰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師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䝺細民穴地尺許皆得之光明瑩潔心舌不壞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試經得度本名圓覺郡守填祠牒誤作袁字戲謂之曰一字名可乎師嘆曰一字已多郡守異之旣受具出蜀往大溈依佛性頋之入室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然知其為法器俾充侍者掌賓客師每侍性性必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汝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為舍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紹興丁

已眉之象耳虛席郡守謂此道場非名流勝士莫能起廢諸禪舉師應聘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

眉州華嚴祖覺禪師嘉州楊氏子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

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
見佛遂悟宗旨洎登僧籍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
放衆所嘆服適南堂靜禪師過門謂師曰觀公講說獨
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倘問道方外即今之周金
剛也師欣然罷講南游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
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
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
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

自己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又問昨日
公案作麽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師
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禪師削
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豁然契
悟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
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
曰覺華嚴徹矣住後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
審參見甚麽人師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路曰只如

德山擔䟽鈔行脚意在甚麼處師曰撥破你眼睛曰與
和尚悟華嚴宗旨相去幾何師曰同途不同轍曰昔日
德山今朝和尚師曰夕陽西去水東流上堂舉石霜和
尚遷化衆請首座繼踵住持虔侍者所問公案師曰宗
師行處如火燒氷透過是非關全機亡得喪盡道首座
滯在一色侍者知見超師可謂體妙失宗全迷向背殊
不知首座如鷺鷥立雪品類不齊侍者似鳳翥丹霄不
棨金網一人高高山頂立一人深深海底行各自隨方

而來相會九重城裏而今要識此二人麼豎起拂子曰
龍卧碧潭風凛凛垂下拂子曰鶴歸霄漢背摩天僧問
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
一喝如踞地獅子師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
探竿影草師曰驗得佫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
用師曰直須識取把針人莫道鴛鴦好毛羽
常德文殊心道禪師眉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請成都
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

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
江淮既抵舒之太平聞佛鑑禪師夜叅舉趙州栢樹子
話至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
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
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
拳獨破窻紙鑑即開門扭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
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
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

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
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命分座襄守請開法天
寧未幾擢大别文殊上堂曰師子嚬呻象王哮吼雲門
北斗裏藏身白雲因何喚作手三世諸佛不能知貍奴
白牯却知有且道作麽生是他知有底事雨打梨花蛺
蝶飛風吹柳絮毛毬走上堂拈拄杖直上指曰恁麽時
刺破憍尸迦脚跟卓一下曰恁麽時卓碎閻羅王頂骨
乃指東畔曰恁麽時穿過東海鯉魚眼睛指西畔曰恁

麽時塞却西王母鼻孔且道揔不恁麽時如何今年雨水多各宜頻曬眼宣和改元下詔改僧為德士上堂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邱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麽時節毘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

經或說長生不死樂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碁布陣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秪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麽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僧上堂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閒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兹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

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焰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酎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飜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

滅囑三聖因緣師曰正法眼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
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賊種
相叛其徒欲舉師南走師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
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即舉槊殘之血皆白
乳賊駭以席覆之而去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生於眉山金流鎮彭氏年十三
投藥師院僧宗辨出家祝髮受具即往成都習經論還
峩眉雲岩寺時徽禪師住馬徽黄龍南四世孫知見甚

高師初入門值䟭飯罷於庭廡間閒行師纔見即放包
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什麼人為文殊之師䟭云
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鍊拂者為首坐師亦往親近
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
語云假四大以為蓋覆緣六塵而生心忽遇六塵頓息
喚什麼作心師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
方丈告䟭䟭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師不聽曰
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

昭覺師造馬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
圓悟普說舉龎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
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師聞舉豁
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為中風共掖起之師乃曰吾夢
覺矣至夜圓悟小叅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
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荅云七珎八寶一時
拏師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荅云機不離位墮在毒
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棒也未師又

喝圓悟連喝兩喝師禮拜悟大喜以偈贈師有舊鋏舌
轉關棙之語衆目之為鋏舌逺自此機鋒峻發無所牴
牾矣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歳圓悟示
寂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師自發明心要即得遊
戲大自在三昧嘗因開爐升坐曰天無門地無壁葫蘆
棚上種冬瓜兩手扶犂水過膝跳金圈吞栗棘氈拍板
對無孔笛屈屈獨脚山魈解雙趯去年冬裏無炭燒令
年定是無火炙饑時饑到眼睛黃窮時窮到赤骨立屈

屈且道屈個什麼叵柰監寺副寺維那典坐直歲等却與泥水匠商量放出兩頭鴟吻咬殺佛殿脊奉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再奉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處衆生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三十年荒草裏橫身至今一平生作個不唧𠺕漢就中有些些子聱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到岷峩山下荊棘林中撞著個無孔鐵鎚被他一擊半醉半醒將謂啞却

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個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為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即是為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即是一鶴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贓物見前奉為前成都府昭覺先圓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橫行海上只重他胸中無物肚裏無禪熱向爐中用酬法乳于時孝宗皇帝屢詔入內賜

號佛海禪師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
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
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賛體若虛空沒
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于是都下喧
傳頗疑師當以正月十五日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
陞坐祝聖如常儀又俗官詣寺修齋再陞坐訖即語知
事頭首分伴官客及施主齋齋時侍者並赴堂是日都
下人競集上亦密遣中使伺師起居皆見師往來如常

時送歸奏齋罷侍者與俗官同上方丈但見門扃閑甚
密師素畜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裰命之曰
猿行者至是求師不見因窺於窻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
書人立於床前遂亟從後路至榻前撥開帳子而師已
化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㧑折秤鎚掀翻露
布突出機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
五十九夏
宋祖鑑黄龍肅禪師法嗣也住月珠山僧請筆書語要

師曰達磨西來单傳心印曹溪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話向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床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漢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恐寒猿中夜啼

僧法輝宜賓人結草菴居號山栖菴主妙於易學作幽顯大旨及僧史等書與韓子蒼徐師川為方外友後至遂寧而卒偈曰六十六年雷奔電激臨行一句青天白日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結夏上堂最初一步十方世界現全身末後一言一微塵中深鎖斷有時提起如倚

天長劍光耀乾坤有時放下似紅爐點雪虛含萬象得到恁麼田地天魔外道拱手歸降三世諸佛一時稽首便可以大圓覺為我伽藍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如是則朝往西天暮歸東土亦是禁足百花叢裏坐婬坊酒肆行亦是禁足雖然如是不曾動着這裏一步恁麼則九旬無虛棄之功百劫有今時之用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為之化此即是涅槃妙心金剛王寶劍敢問大衆作麼生得到這田地去如人上山各自努力上堂舉趙州

訪二菴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峯子細
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濶一輪寒
慶元東山齊已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
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名
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
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
交涉踏着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
呵呵呵會也麽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蓮

社會道友請上堂漸漸雞皮鶴髮父少而子老看看行步龍鍾疑殺木上座直饒金玉滿堂照顧白拈賊豈免衰殘老病正好着精彩任汝千般快樂渠儂合自由無常終是到來

杭州靈隱法薰禪師號石田眉山彭氏子也師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佛僧即知禮敬年十六往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戒具遂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

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因是大著
聞吳門穹窿破庵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為法
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師云焦磚打著連底凍
赤眼橦着火柴頭破庵陰竒之每於日用語黙故起其
疑師於是決志依棲隨時咨詢與無準範日相激勵辭去
遍遊諸老門庭見靈隠松源岳淨慈肯堂充華藏遯庵
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住蘇州之
高峯次遷楓橋鍾山虛席乃以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

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
愁末喚恁麽作本喚恁麽作末松栢千年青不入時人
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麽道若有不肯底
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讃有云末後一句分付
厨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而逝

蜀中廣記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八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高僧記第七

川東道

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化身高僧傳云僧寶崖姓牟氏祖居涪陵人也晉義凞九年朱齡石伐蜀涪陵𤄊三百家隨軍平討因止於廣漢金淵山谷崖童幼少言不雜俳

戲每遊山泉必先禮而後飲或諦觀不瞬坐以終日人問其故荅曰是身可惡我思之耳後必燒之及年長從戎殺然剛正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獲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竇以養魚崖率家僮往彼觀望忽有異蛇長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獲泉奔散蛇頭趨水舉尾入雲赤光遍野久之乃滅衆尋爾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蛇

不害人又勸停池堰衆末之許俄而隄防無故決壞矣
時依悉禪師施力供侍雖充驅使而言語訥澁舉動若
癡至玄冬之月禪師患足冷命之取火乃將大爐炎炭
直頓於前禪師責之曰癡人何煩汝許多火乃正色荅
曰須火却寒得火嫌熱孰是癡人情性若斯何以得道
禪師謂曰汝不畏熱試將手置火中崖即應聲將指置
火中振吒作聲青煙涌出都不改容禪師陰異之他日
諸弟子曰崖耐火共推之火爐被燒之處皆並成瘡而

欣笑自如竟無痛色諸弟子等具詣禪師禪師喚來問曰汝於此學佛法更莫謾作舉動惑亂百姓荅曰若不苦身焉得成道如得出家一日便足禪師遂許剃度鬢鬚易除猶如自落禪師置刀於地攝衣作禮曰崖法師來爲我作師我請爲弟子崖謙謝而已既法衣著體四輩尊崇歸命輸誠無所恡惜三十年間大弘救濟年踰七十心力尚強周武成元年六月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燒指可不痛耶崖曰痛由心

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時人同號以為僧崖菩薩或有問曰似有風疾何不治之答曰身皆空耳如何所治又曰根大有對何謂為空答曰四大五根復何住耶衆服其言如是經日左手指盡火次掌骨髓沸上涌將滅火焰乃以右手殘指挾竹挑之有問其故崖曰緣諸衆生不能行忍今勸不忍者忍不燒者燒耳兼又說法勸勵令行慈斷肉雖烟焰俱熾以日繼夕並燒二手眉目不動又為四衆說法誦經或及諸切詞要義則領頭微笑

時或心怠私有言者崖顧曰我在山中初不識字今聞
經語句句與心相應何不至心靜聽若乖此者則空燒
此手何異燋頭耶於是大衆懍然莫不專到其後復告
衆曰末刼輕慢心轉薄淡見像如木頭聞經如風過馬
耳今為寫大乗經教故燒手滅身欲令信重佛法也闔
境士女聞者皆來遶數萬帀崖夷然澄靜容色不動頻
集城西大道談論法化初有細雨殆將霑漬便欣心入
定雲散月明而燒臂掌骨五枚如殘燭燼忽然各生並

長三寸白如珂雪僧尼僉曰若菩薩滅後願奉舍利起塔供養崖乃以口嚙新生五骨拔而折之吐施大衆曰可為塔也至七月十四日忽有大聲狀如地動大裂人畜驚駭於上空中或見犬羊龍蛇軍器等像少時還息人以事問崖曰此無苦也警睡三昧耳吾欲塗身可辦供具時孝愛寺導禪師戒行精苦耆年大德捨六度錫杖并及紫被贈崖入火揵為僧淵遠送斑納意願隨身於時人物諠擾施財山積初不知二德所送物也至明

日平旦忽告侍者法疤曰汝往取尊師錫杖紫被及納
袈裟來為吾著之便往造焚身所先在成都縣東南積
柴疊以為樓高數丈許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崖緩
步至樓遶旋三帀禮拜四門便登其上憑欄下望令念
般若留以一心有施主王撰懼曰我若放火便燒聖人
將獲重罪崖陰知之告撰上樓臂摩頂曰汝莫憂造樓
得罪乃大福也促命下火人皆畏之置炬著地崖以臂
挾炬先燒西北次及西南麻燥油濃赫然熾合於盛火

中向空設禮叱第二拜身面焦坼重復一禮身踣炭上
及薪盡火滅骨肉皆化唯心尚存赤而且濕肝腸脾胃
猶自相連更以四十車柴燒之腸胃雖卷而心猶如本
允法師乃命收取葬於塔下今在寶園寺中初未燒前
有問者曰菩薩滅度願示瑞相崖曰我身可盡心不壞
也衆謂心神無形不由燒蕩及後心存方知先見然崖
自生及終頻現異相有數十條曾於一家將欲受戒無
何笑曰將捨寶物生疑慮耶衆相推問有楊氏婦欲施

銀釵恐夫責及因決捨之有孝愛寺僧佛與者偏嗜飲噉流俗落度隨崖舉後私發願曰今值聖人誓斷酒肉及返至寺見黃色人曰汝能斷肉大好汝若食一衆生肉即食一切衆生肉若又食者即食一切父母眷屬肉必欲食者當如死屍中虫虫即肉也又曰日有六時念善大好若不能具一時亦好如是一念其心亦好皆能滅惡也於是佛與翹心精進遶塔念誦又聞空中聲曰汝勤持齋願令衆生得不食身又令餓鬼身常飽滿觀

其感被皆崖力矣初登柴樓沙門僧育在大建昌寺門
見有火光高四五丈廣三四丈從地而起上衝樓邊久
久乃滅又初梵日州寺大德沙門寶海問曰等是一火
何故菩薩受燒都無痛相崖曰衆生有相故痛耳又曰
常云代衆生受苦爲實得不荅曰既作心代受何以不
得又曰菩薩自燒衆生罪熟各自受苦何由可代荅曰
猶如燒手一念善根即能滅惡豈非代耶時普法師又
問曰二家共諍大義終未之決一云佛智緣無相理理

是緣境智是能緣一云除倒息妄即是真諦何者為定
崖曰佛即無相無相無別異相海法師曰佛即無相無相之
相本無異相若如此者菩薩即釋迦觀音崖曰我是凡
夫誓入地獄代苦衆生願令成佛耳海曰前佛亦有此
願何故早已成佛荅曰前佛度一時衆生盡也又問藥
王等聖何故成佛令菩薩獨未成佛而救衆生是則前
佛殊塗荅曰前段衆生已得藥王意今衆生未得我意
由我始化如將落之花也故其應對一時皆此之類乃

謂侍者智炎曰我滅度後好好供養病人並難可測其
本多是諸佛聖人乘權應化自非大心平等何能恭敬
此是實行也座中疑崖非聖人者乃的呼其人名曰諸
佛應世形無定方或作醜陋諸疾乃至畜生下類檀越
慎之勿妄輕視及將動火皆覩異相或見圓蓋覆崖有
三道人處其蓋上或見五色光如人形像在四門者或
見祡樓之上如日出形並雨諸花大者如兩斛甕許小
者如鍾乳片五色交亂紛紛而下接取非一振觸皆消

又聞天鼓殷殷深遠久久方息及崖滅後郫縣人於江
邊見空中有油絡轝崖在其上身服斑納黃偏袒紫被
捉錫杖後有五六百僧皆單竹傘乘空西沒又潼州靈
果寺僧慧榮者承崖滅度乃為設大齋在故市中於食
前忽見黑雲從東南來翳日㕔會仍雨龍毛五色分明
長者尺五短猶六寸又雨諸花幡香煙滿空繽紛大衆
通見又初收心舍利至常住寺中皆見花叢含盛光榮
庭宇又阿迦膩吒寺僧慧勝者抱病在床不見焚身心

懷悵恨夢崖將一沙彌來帊裹三斛許香并檀屑分為四聚以遶於勝下火焚香勝怖曰某甲凡夫未能燒身也崖曰無怖用熏病耳煨燼既息旋覺爽健又請現瑞荅曰我在益州詭名崖也真名光明遍照寶藏菩薩勝從覺發力倍於常有時在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天雨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淨耀目四衆競接都

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又成都民王
僧貴者自崖焚後舉家斷肉後因事故將欲解素私自
証論時屬二更忽聞門外喚檀越聲叱至開門見一道
人語曰愼勿食肉言情酸切行啼而去從後走趂似近
而遠忽失所在又焚後八月中獲人牟難當者於就嶠
山頂行獵搦箭聲弩舉眼望鹿忽見崖騎一青麞獵者
驚曰汝在益州已燒身死今那在此崖曰誰道許誑人
耳汝能燒身不射獵得罪也汝當勤力作田便爾別去

又至冬間崖兒子於溪中忽聞山谷喧動若數萬衆舉望見崖從以兩僧執錫杖而行因追及之欲捉袈裟崖曰汝何勞捉我乃指前雞猪曰此等音聲皆有詮述汝等語他人不解餘國言音汝亦不解人畜有殊皆有佛性但爲惡業故受此形汝但力田莫養禽畜言極周委故其往往現形預知人意率皆此也具如沙門亡名集及費氏三寶録益部集異記

蜀僧悟詮號覺海有慧性峽中富人程夷伯年二十九

一夕夢其父曰汝今年當死可問覺海其人茫然不曉
一日有僧説相號覺海子程請一相問云我壽幾何覺
海曰老僧皆無求但覓水一盃呵氣入水中令程飲之
曰今夜有吉夢可相報即夜夢至一官府左廊下男子婦
人衣冠嚴整皆相忻悦右廊盡枷鎖縲紲之人哀號涕
泗傍有人云左廊是修搭橋路人右廊是毀橋路人若
爾要福壽可自擇取程即夢覺發心凡百里之内橋梁
路道一一修整工畢覺海復來云汝作此事可延十年

程自是於道路上用工不倦壽九十二五世昌盛

隋涪州相思寺無相禪師者不知何來忽至山寺隨衆而已不異恒人其寺在涪州上流大江水北崖側有銘方五尺許字如掌大都不可識下有佛迹相去九尺長三尺許蹈石如泥道俗敬重相以一時渡水齋返無船乃鉢安水中曰何為常擎汝汝可自渡水便取芭蕉葉搭水立上而渡鉢隨後來須臾達岸時採樵者見之相語覺知已便辭去徒衆苦留不住至水入船諸人禮請

不與篙檝乃捉船舷直爾渡水不顧而去即令尋逐莫測所往

心珠會傳云波崙禪師名智通什邡柳氏子生七歲握拳不語唐玄宗名而問之即為說經時大旱勑詔祈雨有應帝稱聖僧留入大内師辭歸賜金劍寶鉢師擲劍於空隨劍行落寺址帝賜萬金建大刹時有金鴨浮寺池上寺名慧劍焉

唐幽谷淨滿禪師本浙江人姓莊氏幼受業於鏡無垢

禪師及叅禮無見覩禪師指示往蜀貞元中偶至縉雲山下因悟曰吾師有囑云逢縉則止遇雲則住此山非耶隨欲登山詣崇教寺居民曰是寺年久無僧有毒蛇甚大噬人切不可往師竟登山數日不下或疑且死聚衆尋求師安然無恙蛇亦滅跡人皆以為奇遂供齋糧師戒行嚴謹居三十年如一律致門衆六十餘一日召弟子曰吾當西歸令取水沐浴更衣結跏敷座隨作偈曰禪不會叅道不曾悟打破虛空從新錮鏴咦佛子頭

遑佛魔驚怖端坐而化

唐釋清公居巴山之隈不知何許人常嘿其詞忽復一言未常不中西川節帥段文昌父鍔爲支江宰後任江陵文昌少好屬文長自渚宮困於塵土客遊成都謁韋南康與奏釋褐道不甚行每以事業自負與遊皆高明之士遂去南康謁金吾裴邠之及裴鎮梁州辟爲從事轉假廷評得聞清公之異徑請求宿願知前去之事自夕達旦曾無一詞忽聞段蜀中極盛旌旆而至者誰公

曰豈非高崇文乎對曰非也更言之公曰代崇文者武
黃門也清曰十九郎不日即爲此人更盛更盛公尋徵
之便曰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大笑而已公由是頗亦自
負戶部員外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處厚素深於釋氏
洎到鵲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
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
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荅又問段十九郎何如荅曰已
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矣長慶初段公

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
宰相廣求智者觧焉或有傍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
夏口從是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邸首命處厚為
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
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私動遂命紙作兩句
詩云梨花初發杏花初向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
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
鄭餘慶代其位云

唐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也憨而且狂乃逆知未來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問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為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

事後多驗時荊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縶南府終就戮也押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皇甫鉉知州謁之畫一人荷校一女子在傍尋以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其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効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也王師伐荊州濬乃為詩上南平王

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
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也嘗一日題庭前
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縣者殊不介意忽為人所害
身首異處刺史為其荼毘焉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
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忽約觀自峽路入
蜀觀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固請不獲已許之塗間觀
見錦襠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

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一笑為信吾已三生為比邱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而化源如期至錦襦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源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此僧贊寧所記而東坡以為圓澤按萬州之東瀕江四十里地名周溪乃唐僧圓澤化處再生為南浦人其詩曰身前身

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吴越山川尋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唐冷齋夜話云嘗欲以異同質之叔黨即此事也

萬州之下巖唐末有劉道者定州無極人聞道於雲居膺禪師為開巖第一祖法號道徵自鑿石龕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題詩不可勝讀莫能起此開巖者山谷作詩表之詩云寺古松楠老嵓虛塔廟開僧緣斲麥去官數荔支來石室無心骨金鋪稱意苔若為劉道者搜得鼻頭迴又有莫道蒼岩

鎖靈骨應時持鉢到諸村之句

宋釋行滿者萬州南浦人棲禪天台華頂峰下智者院知衆僧茶竈所居房檻外有巨松横枝之上寄生小樹每遇滿出坐寄生木必㜺㜺而側時謂此樹作禮茶頭也四十年内人未見其便溺以開寶中預向人說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然坐化春秋計可八十餘滿雖茶頭多作偈頌以助道化

宋荆門軍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也開堂日

問答已乃曰衲僧向人天衆前一問一答一擒一縱一
卷一舒一挨一拶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若是念話之
流君向西秦我之東魯於宗門中殊無所益這一段事
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
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竪說秖要控
人入處其實不在言句上今時人不能一徑徹證根源
秖以語言文字而為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喚
作向上向下謂之菩提涅槃謂之祖師巴鼻正似鄭州

出曹門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
證猶未是泊頭處僧問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
便打意旨如何師曰利動君子曰為復棒頭有眼為復
見機而作師曰獼猴繫露柱曰秖如三聖道伱恁麼為
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又作麼生師曰錦上鋪華又一
重問行脚逢人時如何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行脚不
逢人時如何師曰虎咬大虫曰秖如慈明道釣絲絞水
意作麼生師曰水浸鋼石卵問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

則不為人意旨如何師曰兵行詭道曰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為人又作麼生師曰綿裏秤鎚問不落因果為甚麼墮野狐身師曰廬山五老峰曰不昧因果為甚麼脫野狐身師曰南嶽三生藏曰秖如不落不昧未審是同是別師曰倚天長劍逼人寒僧問只如昔日楊岐和尚因僧問如何是佛楊岐荅云三脚驢子弄蹄行意旨如何師曰過蓬州了便到巴州大約師談心要如空中鳥跡水底魚蹤不容湊泊也按宗璉石照人嗣

潭州大溈山善果有僧過其家指燈示之曰燈照汝耶汝照燈耶荅曰燈亦不照我我亦不照燈扁其室曰窮谷劉錡鎮荊南問窮谷義璉曰心盡曰窮性凝曰谷遁響應聲不疾而速

宋南康軍雲居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作麼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

宋夔門卧龍破庵禪師諱祖先廣安王氏子嘗分座杭

之靈隱有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
用捉他作什麽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
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入還無可
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宋顯高禪師李姓居巴川之宣密院逾三十年足跡不
出門紹興間集衆告以將逝作偈曰八十年中常浩浩
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箇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鋪早
端坐而寂

宋石頭和尚號回祖師合州人自幼入景德寺爲僧有戒行因鑿石出火遂大悟作偈曰是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露空虛些子迹復回州紹興間閙釣魚山建護國寺自甃石二十四片爲龕全身入門自掩端坐而逝作草庵歌其末有老僧不知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之句

淨業合州石照人姓文氏少業屠有羊既乳將殺之二羔啣刀伏門後業感嘆棄家爲僧忽大悟作頌曰昨日

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如一條線遂作如是觀焉

智通什邡人生數十年不語元明宗聞而名之即啓口說經後[illegible]居于安居之波崙寺飛錫卓劍乃多異跡

妙高和尚本[illegible]足人住邑之妙高寺一室獨處未嘗出戶十夕忽謂僧衆曰吾將逝矣可置吾桶中覆之三十年始開僧衆依之盛以木桶以竹箍之届期桶自開端坐如生乃移置龕中事之幻身尚存

蜀中廣記卷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